

秦岭深处是我家

马泽平

秦岭深处，有一座古镇叫云盖寺镇。春天的薄雾，轻纱般地笼罩着古街，穿街而过的溪流早被唤醒，四水归堂式徽派建筑倒映在水中，与野鱼一起摇曳。游客则三五成群，转转悠悠，不紧不慢。

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采访，我偶遇了一位古镇“新居民”——老梁。

“你晓得这豆腐乳是咋做的不？当地黄豆、山泉水，手工制作，一点添加剂没有，纯绿色的！”在游客和村民讨价还价中，老梁操着浓厚的西安口音，插进来讲起豆腐乳的制作流程：选豆、磨制、发酵、晾晒、腌制……

听完，游客不但没砍价，反而多买了两瓶。村民笑着说，老梁比他们会卖货。老梁也笑，他不是会卖货，说的是大实话。

老梁叫梁春强，曾在西安一家饮料厂工作，退休多年。他和家人在这座古镇上已定居了六个年头。

那天见老梁，恰好赶上他老伴临时回了西安。古街上一个村民突发急病，老梁老伴对西安几家大医院熟门熟路，二话没说，就陪着去了。

“我们在这儿六年，街坊就跟亲戚一样，谁家有事都搭把手。”老梁坐在租住的四水归堂的天井院里，一边倒茶一边说。

天井不大，正好装下一方晴空。阳光从天井上方洒下来，经过四面的屋檐遮挡，照射到地面只有几平方米的空间。墙角一丛南天竹才抽新叶，院中假山石缝间，青苔正绿。

老梁定居古镇，得从六年前说起。那年春天，孩子们都成家了，老梁两口闲来无事，跟着朋友到镇安闲逛。本是冲着木王山山水风光去的，没承想到了云盖寺镇，他俩却被古街的唐风遗韵和“四水归堂”院子勾了魂。

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老梁先后来了好几次，发现这里的居民朴实好客，见面就招呼进屋喝茶。第五次来的时候，他动了心思：租个院落住下，岂不更好？

一打听，正好有一处闲置的院落一年才一万块钱。老梁当场付了租金。老伴当时还嘀咕数落他，三两天新鲜，住久了看你急不急。

果然，头一年，老梁在西安和古镇之间来回跑，住不上几天就想回城，嫌街上太静，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但一回到西安，反倒不习惯了，嫌城里车响人吵，不如古街夜里听得见水声，嫌城里邻居对门不认识，不如古街上家家户户端着饭碗串门。时间再长点，没有要事，两口子基本不回西安了。

老梁在古镇住下来后，也常把西安的家人和老同事接来住。这处院子，最多的时候住过七八个老人，天井里摆开几把竹椅，喝茶、下棋、晒太阳，一位就是十天半月。“有高血压的，有哮喘的，来这儿都说舒服。”老梁乐呵呵地说，“我丈母娘来这儿住了几个月，天天跟着我们去周边转转，到村民地里自己采菜，前几天因为有病要住院才送回去。”

“我老伴常说，咱们这是把家安在了秦岭深处的风景画里。西安的房子反倒成了客栈，回去办完事就想往回跑。”老梁靠在竹椅上，眯着眼笑着。

云盖寺镇，当地群众更喜欢称其为云镇。如今，六年过去，在左邻右舍眼中，他就是地道的云镇人，这处租住的房子，也成了邻居们喝酒、品茶、闲聊的常来之地。周边村民也不见外，街上谁家做了豆腐，准给他端一碗；谁家杀了年猪，定拉他去吃年猪饭。

今年正月，老梁过了一把网红瘾。云盖寺镇闹社火、舞狮子、划旱船，热闹非凡。他就拍了视频发朋友圈，几天时间点击量过了八万。正月十四那天，老梁正在屋里喝茶，忽听门口有人嚷嚷，出门一看，挤满了西安来的朋友。原来，他发视频后，西安的朋友自发组织了辆辆大巴车来逛古镇。老梁赶紧招呼，又当导游又当解说，领着朋友们逛古街、看社火、买特产。那一天，古街上的手工挂面、腊肉、甘蔗酒卖出去不少。

和老梁正聊得起兴，隔壁黄大爷端着碗热豆腐过来：“老梁，尝尝，今早新点的！”老梁接过来，掰了一小块递给我：“你尝尝，这豆腐是用山泉水做的，城里吃不着。”两人就着豆腐聊起天来，说的都是谁家大片青菜吃不完要抽了让老梁自己去采，岩湾村的羊肚菌上市了啥时间去买点鲜的尝一下。

“下次来，我给你做浆水面，用的是云盖寺镇手工挂面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呢！”告别时，老梁送到街口，拉着我的手说。他身后，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千年古镇静卧在春意正浓的绿水青山之间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所谓诗意生活，不过是在对的地方，遇见对的生活。而老梁，在这座古镇，找到了。

纪实散文



没有迟到的春天

陈仓

《小姐夫一家的春天》写的都是真人真事，连人物的名字都是真的，这是想延续我的小说处女作《父亲进城》的风格。

《人民文学》首发以后，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选刊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《小说月报·大字版》等刊物先后转载。同时，收到很多评论和信息，他们都深受感动，因为他们和我一样，都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夹缝之中。

其中有一个作家问我，以前我的文章里都是塔尔坪，这篇为什么改成了大庙村。我想解释一下，正如小说里写的那样，村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名，塔尔坪也有一个小名，那就是大庙村。

塔尔坪原来确实有一座庙，就在我家隔壁的隔壁，后来改成了大队部，再后来改成了学校。我小学就是在这座庙里读完的。我在那座庙里烧过香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虽然那座庙已不复存在，我却越来越觉得这个小山

村，对于我这样一个游子而言，甚至对于已经搬到县城的乡亲们来说，更是一座庙的意义。我们在这座庙里供奉着的不是神，而是那些入土为安或者即将叶落归根的人们。

小说以“瞌睡屋”为主线，讲述了小姐夫一家的命运变迁。我写的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，却都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大事，比如他们离开土地的生存问题，他们农民身份的认同问题，他们的养老和归宿问题，都像一根根针一样尖锐地刺向了人心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他们像土地上的庄稼一样，没有什么大道理，没有所谓的处世哲学，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。但他们是坚韧的，是顽强的，是生生不息的。他们在土地里埋下种子，也在土地里埋下自己的身体，最终抹平了生和死的界限，仅从这一点来说，他们是令人敬仰的。

临近春节的时候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

《小姐夫一家的春天》，我正好收到了小姐夫传来的一段视频，拍的是他回塔尔坪给我的父亲母亲上坟的情景。时间是中午12点，父亲母亲的墓前纸钱正在猛烈地燃烧着，那透明的火苗像舌头一样，温暖地舔着亲人的名字。

从小姐夫发来的视频可以看到，父亲母亲的墓前摆着一个褪色的花环，绿叶红花黄心，像一个巨大的向日葵。会不会是文朋诗友们送的呢？最近几年有不少外地的朋友，前往塔尔坪探访我文学的故乡。

说实话，看到关于塔尔坪的画面，我忍不住看了看上海的窗外，眼里顿时有了潮潮的感觉。年关将近，如果父亲还在世的话，这几天正是回家过年的日子。往年，踏上回家的路，像一个信徒踏上了朝圣的路，踏上了无限接近春天的路。

但是现在，如文章里所说：自从父亲

不在了，故乡也就不在了。我在外边是一个漂泊的人，回到大庙村还是一个漂泊的人。

好在清明节那天，小姐夫又传来了两张照片，画面中还是父亲母亲的墓，那坍塌的石堰被重新垒了起来，墓上被培上了一层新土。真像《小姐夫一家的春天》所写的那样：“他铲了几锹土，感激地培在他妈的坟头，像给她妈掖了掖被子。”

而墓的周围已经蒿草青青，清明纸子随风轻轻地摇晃着，真有父亲母亲从那片土地活过来的感觉，证明故乡的春天并没有因为游子未归而迟到。



砖缝里的秃子花

周刚振

今年清明节，我和老伴带着小孙子团团从州城回到乡下。

次日一早，女儿女婿带着外孙及外孙女来看我们，孩子们看到啥东西都觉得新鲜，这儿摸摸那儿看看，像一只只撒欢的雀儿。我在屋里收拾东西，女儿突然跑进来拉我的手：“爸，你快来看一样东西！”

她拽着我到屋外，指着窗台边的墙面。在墙面的瓷砖缝隙里，竟然长着一株花。很小，瘦瘦的，开着一朵黄灿灿的小花，花瓣薄得像纸片，风一吹就颤悠悠的。

我认得这花，我们老家叫它秃子花。其实学名叫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小时候田埂上、路边到处都有，没人拿它当花看，孩子们随手拔来玩，玩腻了就扔。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东西，偏偏长在了绝对不可能生长的地方。

瓷砖缝隙间，全是硬邦邦的水泥。抬头看看，屋顶伸出20多厘米，雨水也淋不着多少。花种是怎么落进去的？或许是风刮来的，或许是鸟衔来的，可落在这样的地方，也该认命才是。它偏不，偏要发芽，偏要生根，偏要开出花来。

我蹲在那儿看了很久。那根茎细得像线，可就是从瓷砖的缝隙里硬挤了出来，弯弯曲曲地往上长。花只有指甲盖大小，却黄得透亮，像点了一盏小小的灯。

孩子们一起围过来问我在看什么，我说看花。他们说这花好小啊。我说是啊，可它了不起。

看着这株秃子花，我忽然想起父亲。他三十多岁的时候，村子里闹饥荒，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，家里连锅都揭不开。他一个人跑到山里开荒，石头缝里刨土，一天只吃一顿稀的。旁人都说那地种不出庄稼，他不信，硬是干了两年，把那片荒地变成庄稼地。他总是很犟，凡是认准的事，天王老子也劝不动。他说：“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！”

我望着眼前这株花，觉得它就像父亲说的那个道理一样。人这一辈子，哪里能挑环境？落在肥土里，自然长得粗壮；可落在石头缝里，难道就不活了？只要心里头那口气还在，只要认准了要开花，就没有开不成的。

风从河边吹过来，那朵小花摇了摇，又不动了。我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它还开着，安安静静地开着，好像它就该开放在那里一样。

我知道，它明天还会开，后天也会开。在这个没人注意的砖缝里，它把根扎进了水泥的骨头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道理。



小说天地

自从刘英在镇上撞见自家男人跟王美兰在一起，她心里就像着了团麻，乱糟糟的，又没法跟人说。

王美兰是村东头王木匠的媳妇，生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，高挑白净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跟村里那些大嗓门的女人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
刘英的男人张海在镇上跑运输，隔三岔五往王木匠家拉木头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熟了也没什么，可刘英撞见的那一幕，着实让她心里堵得慌：张海的手攥着王美兰的手，攥得紧紧的，可气的是，王美兰没有一丁点想要挣脱的迹象，甚至还显得美滋滋的。

刘英家和王木匠家隔一条巷子，后窗户正对着王美兰家的院子。王美兰晾衣裳、喂鸡、端盆泼水，她都看得真真的。有时候王美兰在院子里转悠，啥也不干，就那么闲转悠，刘英心里就生出疑团，老觉着她就是在等什么。

等谁呢？她揣摩着，揣摩来揣摩去，也揣摩不出个名堂。

张海晚上回来，刘英端饭上桌，不看他，也不说话。张海问，今几个咋啦？刘英说没咋。张海吃了一筷子菜，说，咸了。刘英说，咸了你甭吃。

张海就闭了嘴。

村里人眼睛毒。刘英在田头掐葱，碰见对门的赵嫂。赵嫂压低嗓子说，英子，你家张海最近跑车可勤了，我前天还看见他车停在王木匠家门口。刘英笑笑，说他跑他的车，我顾我的家，各管一行。赵嫂讨了个没趣，走了。

刘英回了家，摔了门，靠着门板站了好一会儿。她没哭，就是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像压了磨盘。

一碗，用笼布盖了，端去给王美兰。王美兰正在院子里收衣裳，看见刘英进来，脸唰地白了。

刘英笑着说，妹子，我今几个面发多了，蒸了好几笼馒头，给你端几个尝尝。

王美兰接过碗，手有点抖，说，哎呀，嫂子，这咋好意思，你太客气了。

王美兰让刘英进屋，刘英没进，两人就站在院子里拉了几句闲话。

刘英眼睛扫了一圈院子，院角堆着几根松木，是张海车上常拉的那种。王美兰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脸红一阵白一阵。

第二天，张海没出车。刘英起来做早饭，张海也起来了，站在厨房门口看她生火。刘英说，你今几个不出车？张海说，不出了，歇一天。

刘英往灶膛里添了把柴，火苗子蹿上来，映得她脸红红的。她说，那正好，咱家后院墙塌了半边，你今几个给砌起来。

张海愣了愣，说，那墙好好的，砌它干啥？

刘英说，我让你砌你就砌。

张海没再吭声，扛起锄头、锄头去了后院。

墙砌了一天，张海和泥搬砖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刘英给他送水，站在旁边看着。

院墙是刘英一眼一眼看着砌的，又高又厚，把后窗户挡得严严实实的。张海喝了一口水，问，墙砌这么高，你就不嫌遮光挡亮？

会讲故事的石头

李昕潼

去年国庆节，我们一家人跟着爸爸回到商洛。飞机到咸阳机场后，爸爸开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路朝商洛飞驰。秦岭山脉像被绿色颜料涂满，绿得发光，让我着迷。

第二天，爸爸带我们来到二郎庙。二郎庙庙门很高，石头台阶被踩得发亮，瓦片上长着青苔，像给房子戴了顶毛茸茸的帽子。最神奇的是庙前那棵“柏抱松”——老柏树怀里抱着一棵小松树，树根交错，像两只牵在一起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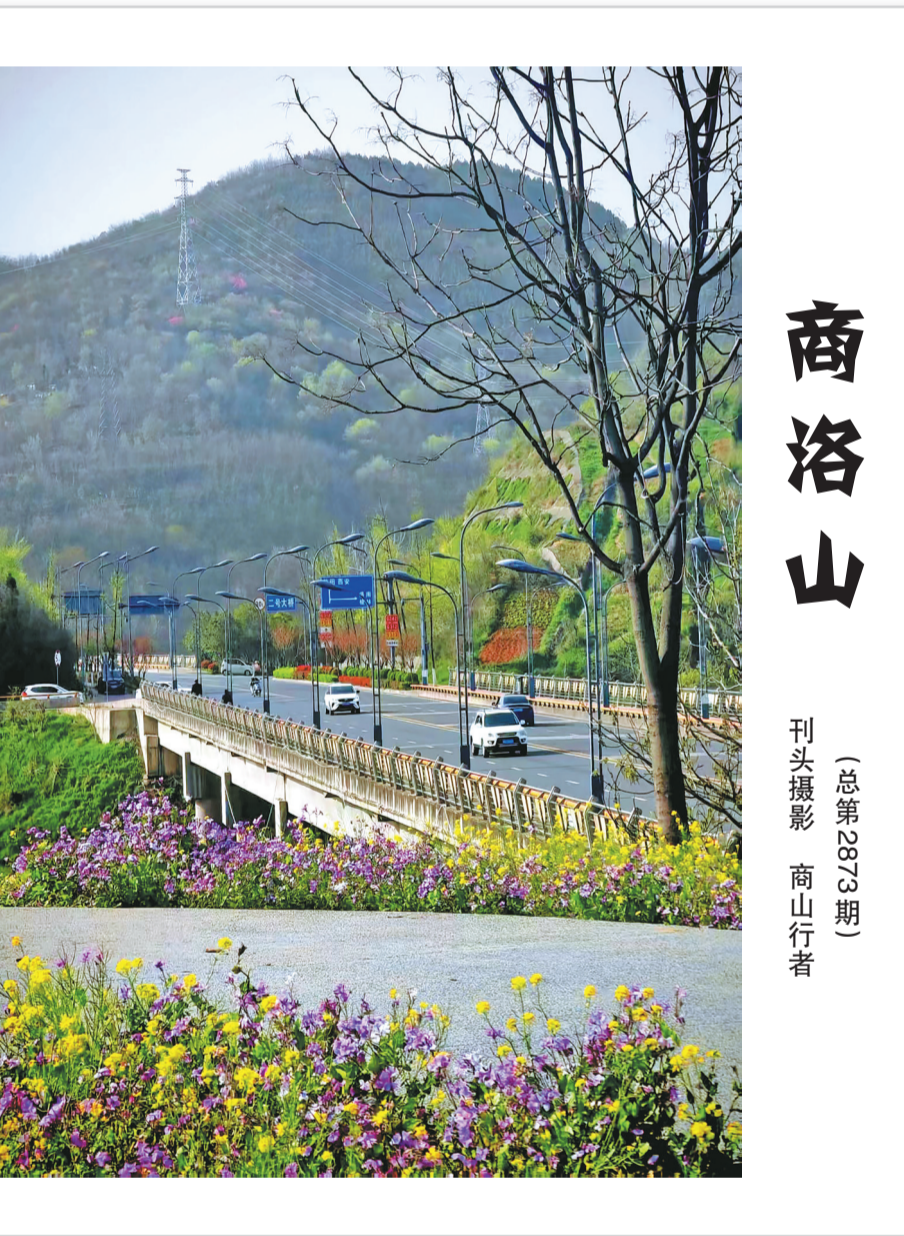
转过弯，不远处就是贾平凹爷爷的旧居，古朴的老房子，院前花木扶疏，院内干净整洁，堂屋里那张掉漆的木桌让我停下脚步，心想：难道这就是他年幼时写字的桌子？那些漆是他写作业时磨掉的吗……爸爸说贾爷爷是从这里走出大山，把商洛的故事写成书的。我联想到自己以前的作文，那写着拼音和错别字的纸页，是不是也藏着什么秘密？

在贾爷爷门前，我看到了那块“丑石”，黑黢黢的，形状也不好看，很多人站在它旁边拍照。我也拍了一张，还在旁边捡了块青石，上面有条弯弯曲曲的纹路，很像二郎庙的飞檐。我把石头放进书包，它沉甸甸的——也许，它见证过贾爷爷的童年，现在又承载起我的梦想。

等我长大，也要像贾平凹爷爷那样，把家乡的山水水，都变成会发光的文字，吸引更多人来我的故乡，听关于石头的故事。（本文作者是上海民办华二宝山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）



作文精选



商洛山

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  
(总第2873期)

砌墙

程毅飞